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墳

謄錄監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明 王世貞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內又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搢紳先生爭  
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

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  
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  
文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銓衡有  
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之自喜為詩  
文愈益甚其厯鄉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  
之暇多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搆奇別  
幽有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進不  
為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

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  
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奪  
逆王膽於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先幾  
伐謀抗死請鑰大奸惕息於肘腋之內而不敢動蓋前  
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勲  
第一封侯伯而公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  
用可知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已以  
聽公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宇間前後建白軒舉國是

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高卧於  
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長  
沙石淙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為大  
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相過從  
驩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髻而侍公進之膝  
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  
子居恒與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  
偉長色毅然而方溫然而視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喬公歿三十又五年而今皇  
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葬又二年而不佞承乏  
晉臬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絕久矣糾其遺文得十  
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時丞崇明  
聞而損奉共剞劂之後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及雜  
文六卷嗚呼即憲孝間士大夫習公文者將謂公寡折  
衝之略推遜介胄迨後習公留都事者毋乃謂公木強  
持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輩耶茲集行庶幾有以窺

公全矣

徐太僕南還日紀序

徐子罷其太僕歸而道途者三十有四日日有紀為詩  
系之詩百有十王子既卒業而歎曰世謂古今人不相  
及詎然哉余嚮者執窮而後工之說求於古而得柳柳  
州夫柳州之辭信工然其大要不過寫其山川風物之  
險怪磽瘠而已而其情不之於悲思則之於怨悔不能  
超其境而詣於所謂達者蓋至於白少傅之於江州而



其記於廳壁於匡廬者而後始有會也夫江州之視柳  
州毋論工拙其命意舒而氣揚則倍屣之然至於寄楊  
汝士書潯陽聽琵琶曲所以敘騷人逐客鄰死未死之  
狀抑何感慨委曲也蓋古之怨者莫過於屈氏至遠游  
數語而微露其體達莫過於陶氏至荆卿一章而稍見  
其用此所謂知知其妙於體用之不能盡掩彼所謂知  
知其達而怨知其怨而達以為是足以究二家之精微  
而不悟其自遠也徐子為御史號名執法持衡畿甸之

學士大夫即出佐外臺然猶被金紫以其故行事而用  
微文睚眦見右其秩而左其職使之躑躅於駭牝牧圉  
之間而猶未厭至奪其官而後已充徐子之所值豈下  
於柳州而味其詞乃舂容瀟灑無幾微不平之可槌而  
識者獨於詠老劔哀馬負犁隱然若陶氏荆卿之篇稍  
見其用而竟不之乎怨也夫徐子之雄竒於詩而妙於  
紀事世固有識者至其夷曠自得內有真際而外無真  
境要不可以江州柳州之上下求之也故不辭其請而

為之序

李氏在筭稿序

先帝朝予與歸德李君子中者後先治兵山東相得甚  
驩也已各稍稍進其所為詩讀之業相賞也李公於詩  
人好言蜀楊用脩而予好言北地李獻吉子生晚蓋不  
及當獻吉云而李公之於用脩雖少後然嘗一大夫其  
邦陽阿倡而薤露和又甚相契也李公出獻吉逸詩匿  
名氏而試予予以用脩逸詩復李公而俱能辨又大哈

相樂也亡何李公困讒口而余困家難俱罷去可十年而余再起長晉臬以道經歸德夜過李公出卮酒為壽徘徊顧毛鬢久之幸其身之存而忘其跡之孰為隱顯甚暢也已而問耆老較存歿則又愴然甚悲李公不以予之不肖益進其所為詩乃至文之刻於梓者名之曰在笥稿而悉以示予予未竟業而悚然以莊也已又內甚愧所為愧者予之淺有加於昔也李公才甚高其下筆靡所不快乃不欲窮其騁以瘡吾格治漢魏旁趨齊

梁以至大厯靡所不究乃不欲悉於語以窒吾情其思  
之界可以靡所不詣乃不欲求超於物表以使人不可  
解大要辭當於境聲調於耳而色調於目滯古者不得  
卑而媚今者無所用其駭以為二家之業當如是已耳  
夫李公最好言用脩能不欲規規齷用脩統至發條暢  
以破填鬱而予自顧於獻吉亦無有也鸞鴻之游天與  
魴鯉之游川固狎相慕而翬翰沫鬣亡弗似者然不得  
以其似而錯名之氣有通而質有方耳李公雅善予語

使筆而弁諸首

環溪草堂集序

華亭沈翁先生去楚省參政時僅五十餘至賢重有聲  
旦夕遷矣而意有所不可輒自罷天下士大夫高其意  
而惜其材所以慰薦之者無虛歲沈翁不為應當事者  
亦自以其好惡姑成翁難進之節而會今上初大徵名  
者宿重望復首以公名上竟用年至特進太僕卿致仕  
沈翁後先所為詩文數十萬言凡若干卷因其居而名

之曰環溪草堂集屬不佞為之序於是沈翁年八十矣  
不佞後進於茲道甚淺無能為役乃竊聞一二長者之  
教以為士大夫即苟於立言之名而不必致其思糟粕  
陳語而束縛遺範無論已其號卓犖雄藝死者則自唐  
大厯而後距嘉隆間可屈指數也夫所謂卓犖雄藝死  
者此其人於才恒有餘而志或有所不足才有餘故其  
言宏麗而多致卒能自名其家志有所不足故不能無  
感慨跌宕有偏至而鮮中節以不足之志而遇有餘之

才故其去名稍益近而去茲道實益遠沈翁當其操觚時出其才即足以凌厲一世而其自視恒歛然若不及其居官雖顯重然當國家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居沈翁而數困之以冗曹劇郡沈翁固所至良於官然未老而輒告歸既歸而不復出天下之不能盡沈翁者屢屢沈翁方熙熙乎處於不爭之地而甘於無待之鄉其所為詩若文或雄軼奔放以究其力或瑰偉竒恠以盡其變要之不之於情則止於性達適其趣



而和平其調縱心之所嚮以與境際而尤盭之累不作  
天下後世有以嘉隆之際稱盛明家言者沈翁故其一  
哉沈翁業八十乃健於筆不衰又中心誠好之不佞庶  
幾異日得終業焉故不辭而為之引

秣陵游稿序

幼于束髮為諸生而秣陵游者歲三之一則皆以應試  
故既稍稍升國子上館游參之可得歲二之一凡幼于  
所為游必有詩詩必美美必傳之搢紳先生而最後則

以訪前國子祭酒姜君故姜君祭酒時稱弟子畜幼于  
乎乃獨中好而貌嚴之與備賓主抵掌慷慨談說伯王  
之業亡何而姜君用伉直忤世中漢法罷其官歸丹陽  
隱居業杜門謝客客亦相引避去至匿名姓削門下籍  
而幼于奮然裹三月糧持弟子刺謁造其廬姜君為強  
起脩前說甚懼幼于所為詩於述德抒懷蓋數篇之中  
三致意焉大槩寃姜君賢而欲以愧夫世之為門下士  
而卒居薄者尋以其間登鍾山步臺城擊雨花獻花之

勝浩渺大江莽蒼淮南紛如於吾筆端六代往而千秋  
來歷落磊塊一以詩歌發之至朱雀長干之名花月者  
亦以幼于沾沾增色蓋幼于之游日益深其詩日益進  
而歛人某生益迫欲傳之乃不佞謬知幼于則不謂是  
謂士平居稱說國士知己即感恩瞠乎後矣不幸一旦  
而有變跡其人而不可得托合而羽散者恒也幼于亡  
論其它庶幾徐孺子何蕃之風乎哉如聲求幼于乎曰  
游大人以成其名吾不之敢信也

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歎曰嗟嗟否歟然哉蓋孔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于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邁其觸發而名之若

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蓋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實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噤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尊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魯壁訛毛萇轅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漫為說也乃于鱗之為刪則異是

彼其所遠取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今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

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母輕進  
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  
盖于鱗之所最善為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  
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  
僻處濟上則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  
可知也問為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並之不失所以  
精之意而已矣

易意叅疑二編序

蓋夫子讀易而三絕其韋編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私竊恠之以聖人天聰明之盡而與易會  
何用深長思哉及讀圓神方知易貢之說而後稍有窺  
也夫易體不恒而其用時不盡欲以吾有涯之識而當  
之將左右應接之不暇故不合則白首而不得其原合  
則使人樂而忘其死宜也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  
得意於易乃爾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  
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



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  
至於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哲於象占  
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宮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  
繇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羣然而慕為章甫且且  
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而已耶吳江  
孫化光初亦以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說而不能自信於  
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無體之妙若  
有啟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之曰

周易參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  
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  
繇義時折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已至內編四卷則君  
所自負上可以挾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寘耳  
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  
外編而慕愛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  
而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說初不為  
抵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永乎其

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齷齪也駢臂商瞿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毋疑於疑乎其亦稍出內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毋如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毋如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海漕奏議序

不佞廬居中而叅政潘君允端以漕海事見諏曰是役也今大中丞王公實司之而公之長齋藩則嘗精言之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辨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橐鑰何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為鑿空身不涉數十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覲利之大則訛訛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

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竒公筭且欲以  
嘗公白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搢紳  
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  
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往長風大濤之中衆  
所股栗搔首者若公親拊循而為之勉爭先而恐後公  
所頤指符投又若三老長羊狎海若驅風伯而夙與之  
相呼應也大司農覈公前後大筭亡弗讐上計當封拜  
廬守某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

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  
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賈長沙  
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  
便利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  
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  
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  
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  
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

大海以為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  
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  
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哺漕河者何也一夫  
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疏也即楮  
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不心折脣喋者乎公前後大災  
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  
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  
而破降之不為非偉功然猶之乎決癰疽平疔瘡漕海

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癰疽疥疔等也元有國時舉全臺而付之清瑄輩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在人不在事也衰季政痿弁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今受事漕海者有如王公及潘君其人不亦得哉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微鼓舞裁成不惑不倦稱毋失事者在廊廟諸君



子而已王公名某字新甫甫強任歷諸藩臬長有所不可輒投劾歸卧臨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談皇王經濟之略天子異而用之潘君上海人

###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為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為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為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

後皆王逸通故為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

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為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為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

大夫童習而頌白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筓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

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于隱故輕詆  
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  
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為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序豈亦  
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哉明興人主方篤親親右文  
之化公卿大夫脩業而息之無庸于深長思者用晦即  
不能嘿嘿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謂叙  
意也

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玉叔云余不識玉叔  
識玉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玉叔與余仲懋  
游稍得其為人已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玉叔以其文  
來余讀之蓋三得而三為心折也明興世世右垂紳委  
蛇之業士大夫作為歌詩以紹明正始之音雖如矣至  
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  
故何也尚法則為法用裁而傷乎氣達意則為意用縱

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  
囂然而自足耻于名之易鈎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  
沾然以為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  
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所以為勝者故弗勝也吾来自  
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  
意無方而法有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  
而窺之若難此所謂相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  
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為用者也夫不覩夫造

物者之於兆類乎走飛天喬各有則而不失真迨乎風容精彩流動而為生氣者不之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以為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於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為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為不知其於走飛天喬之則何如也玉叔文亡論所究極庶幾司馬左氏哉不屈闕其意以媚法不軌散其法以殉意裁有擴而縱有操則既亦彬彬君子矣蓋玉叔三十而其業成終不以自安走一介不佞曰將就正也非



以游揚大人也嗚呼後玉叔而相繼為是業者守此明文可以竟矣玉叔故蚤貴居恒自稱五嶽山人以見志焉是故曰五嶽山房文稿凡十一卷

太宰楊公獻納稿序

此少師蒲坂楊公前領吏部所獻納也蓋肅皇帝時方北急邊則公一帥宣大再帥薊遼有制府奏議尋又南急倭則公再入大司馬有本兵奏議天子方徹續而惟公是聽公所條畫朝夕報可以故敵數徙王庭大漠

北倭酋先後投首而會故相子綱吏賄吏以賄成俗天子與後相徐公謀得忠公清亮之臣表率之公始輟兵部為吏部一入吏部而燕中士大夫晨兢兢之曹署奉職無害歸而闔門養靖苞苴逆折數百里外天下之臺府監司喘焉唯三尺之是畏專精其志意於民而亡內顧公大指在於登進天下之賢士大夫以共理天下肅皇帝時操切之柄在上公故婉以通其意莊皇帝時人主共已而靡可否公故直以信其志不佞不能為公役

竊窺疏中所論說人才揚摧潛德津津乎其言之也其有所適庠慄乎若霜雪之寒也然其意恒不使所奪者勝乎所予者夫有所予斯人樂為縣官用有所奪斯人自愛而懼公議奪不勝予斯天下之用不見乏而才恒至有餘故事給事御史封事有所彈射則多唯阿靡敢爭見以為不唯阿彈射則必受中指公亡所受指第微隲其人志行與國家大體有不合則堅持之給事御史不敢以故事必公聽退而未嘗不服公之裁也即給事

御史言不當而上有所譙訶公必為宛轉力解不聽而  
給事御史以罪罷去公非久輒入啟事中又不聽而公  
又執如初久而未嘗不行公之薦也天子注國用則舍  
戶部而問公注邊計則舍兵部而問公公竭赤蓋以應  
之不自疑非職即二卿亦不敢以職疑公迫而未嘗不  
受公之算也撫臣越在萬里外又生平所未接一旦待  
罪引罷公有所獎留的的中窾或微辭以見風或托事  
以申規未嘗不若耳提而面誨之也乃至公所列上兩

輔十三部郡國員闕因而條示要害臚利便土風民俗  
燦如指掌矣公既用積直忤新貴人謝政去天子思其  
效復起公田間以太宰治大司馬今上初還領吏部奏  
最進少師當公之再為吏部距其初未幾猥勁進而事  
已少變矣國典亦有所出入公力持之所剗培第各取  
其尤者而人人自砥改公三為大司馬再為太宰弼亮  
三帝海內以公進退為輕重即四夷覘公安輒逡巡避  
引無所發其桀驁之氣公真柱石哉撫吳張中丞肖甫

得公疏稿謀梓行之以儆百有位而教夫嗣公之志者  
屬序於世貞世貞謝不敏則又私自念以諸葛武侯之  
忠勤姚文獻之開濟裴晉公韓魏公之宏重千載而下  
讀其書猶思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況可以當吾世而自  
外公嫌於援上輒有避也天子今並嚮公所以格心於  
密勿之地稱不言而喻者殆又進於是哉不佞固跂予  
望之矣

青藜閣初稿序

始希仲守尚書儀部郎所上宗藩封事凡數千萬言余得之伏讀而歎曰世乃真有晁董哉藉令不佞一旦預末議細旃之上夫安能須臾寢也而會希仲所上事下大宗伯不甚讐遷為尚寶卿心厭之請急歸里已稍稍出其詩所謂青藜閣初稿者以屬余勘校未幾而新都士人有為謀之梓矣希仲書來曰是非余志也夫是非余志也夫然而余不為之尼者不以名計也將以受諸先生裁庶幾于異日也希仲詩五七言近體長安中諸

什多宏整而麗七言翩翩自雄獨於五言古寄興建安  
阮公間至其為謝監視初日芙蓉不知所上下七言絕  
李供奉王江陵遇之當把臂入林矣嘉隆而後海內故  
多詩人則亦多能知詩人於余言合不合亡論顧獨論  
所以名詩意曰青藜者漢中壘校尉向遇太乙老人事  
也中壘繇宗室子列九卿入贊尚書備肺腑不為不遇  
然於官數躡數起所上書亦數上而數報聞其慨然憂  
外戚之尾大而宗國之魚餒鬱抑侘傺不得已而托之



九歎以擬騷為志則可念矣希仲起民間徒步取九列  
以其職虞宗戚財用之交因仁義俱屈而不勝欲以其  
術變救之言甚危指甚美而顧不甚讎希仲果無意乎  
哉夫中壘屬在內而憂及外希仲職在外而憂及內俱  
不可不謂之忠然使二君子才斂而托之空言而謂之  
文若詩天下亦遂羣然而目之曰文人曰詩人此其時  
尤可念也第今天子冲聖哲輔佐之千載一時賡明良  
而贊喜起以此待希仲而詩亦無不可若所云庶幾異

日者不佞固從諸先生任之矣

東壁遺稿序

余幼則侍先恭人歸其外王大父劉翁家劉翁竒余而歎曰見孺子令我思蔣生蔣生者其婦弟肅仰仁也仰仁故樂亭令原用遺腹子十一而補郡諸生十四試應天文譽馳諸公卿間又三載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太夫人老辭不得錄而秘之既卒而見夢於太夫人者非一是時祝京兆希哲為外兄弟叙其

事甚詳劉翁既為余言蔣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生公車業也夫自國家設為四端以試公車士而其最近理而遠格者莫如經書義自經書義名而文別為古今若論而表而策則亦古文辭之屬耳士又日降其格以傳於經書義總而名之曰時而倍於古益遠矣當成弘之際吾郡獨吳文定王文恪二公能精於其業間傳以古意今觀生所撰著其材氣固亡能踰勝之要亦有不盡倍古者即不死奚可量哉京兆紀雖近誕君子所罕言

然吾聞之王子晉十五而示師曠以賓帝之期林傑六  
歲而文十六而有馴鶴之異而其化期則皆十七蓋并  
蔣生三也豈天地美靈秀異之氣雖假之人而旋斲之  
抑所謂十七者其璞多未琢而丹臺帝辰之職為更宜  
耶今年春與生之從子按察子徵遇於楚中則所謂一  
編者已行世而屬余序其首子徵意不忍泯泯生名耳  
余則謂君今宦岳陽岳陽時時有謫仙人游倘問而得  
其所謂丹臺記者即茲編行而與吳王二公並亦土宜

也

下  
四  
第

十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新河集序

新河集成諸頌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文亡慮數十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危公之所以

功不易則若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羣然而頌公者與昔之所齟齬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壤焉蓋嘉靖末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浸俱破漕天子聞而閔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往治諸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束得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濬舊河便公獨曰不然夫黃河之為決也若大盜然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璧



馬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而為立宣房宮作歌以侈  
大其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所以避之便者河不  
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隱河之害引而  
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  
勢得避則順而徙之夫徙與捍之間而吾識其說矣中  
丞盛應期者嘗議別創河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  
東南至於留城以通漕事中廢公行求得故址喜曰是  
迂可避決而近可漕也災之後夫可九萬有奇金錢四

十萬有奇粟稱是條上之報可諸言漭舊河者交難公  
曰河性寧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新河耶今朱公鑿空  
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一  
旦捐而予潰河不知何以稱塞也當是時天子意不能  
無動而獨朱公屹然於橈橈畚牖之間以與士卒共甘  
苦諸偃僂胝胼之衆不以咨而以頌天子庶知其狀乃  
稍益信公逾歲告竣河亦引分去歲漕受計如約璽書  
婁下賜金遷官加等昔之所羣然而齟齬公者轉而為

頌矣自是更三朝人主愈益唯朱公重重在宮殿山陵則公召而北重復在河則公復借而南公且以司空百揆矣乃集郡公卿大夫士之言而梓之曰吾非敢以侈大如前人也夫孔子之聖焉從政而不免毀公孫氏之賢為鄭焉而不免毀且吾安知始吾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一避

馬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臣之忠篤懇  
厚若此夫今而後知國家之於決河在徒與捍之間也  
河之為漕害而不為漕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之貴  
專也則在茲集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而為之  
序

張肖甫集序

世宗朝而肖甫為令滑則從其旁大府守攀龍游已繇  
高第八郎戶部則又從他曹郎中行臣游而不佞世貞

亦與焉是時攀龍輩迫言詩而肖甫稍稍兼吏道其令  
滑循良為天下最非久輒散去蓋二十年而不佞起家  
副憲飭魏兵則其後更一人肖甫代後稍遷長山西臬  
則其後復更一人肖甫代迨不佞廬居而肖甫以御史  
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過從脩布衣飲懼甚而間出所  
著詩文若干卷以示曰子以為奚若不佞受而讀之而  
後迺悉肖甫也夫文章之與吏道其究若霄壤然其  
精內通而無所不容者物情也故辭士之為辭以所見

無非辭者必欲求高吾思遠出於物情之表而後快法  
吏之為法以所見無非法者顛倒束縛於三尺之末而  
不能求精於物情之變而後安彼無論其不相通而已  
其所以為辭者偏而所為法者拘也故舉尹翁歸朱博  
輩而授之管知其無當於語千里之竹百吏之牒以授  
嵇阮李孟諸公恐亦未暇辨也度肖甫宦跡滿天下所  
至赫赫聲流吏民間然其大指不為法困以物情有當  
足矣其游跡滿天下山川土風眺覽酬應日接於吾前

而日應之語法而文聲法而詩畫容而大寂寥而小雖  
所探適結構者不一然大要不欲出物情之表而後快  
也境有所未至則務伸吾意以合境調有所未安則寧  
屈吾才以就調是故肖甫之才恒有餘而意無所不盡  
為其劑量吾黨之間能去太甚而獨稱通明士者固不  
特文章已也肖甫家銅梁為蜀人蜀挾岷峨之秀滙為  
大江以故多文章知名若司馬長卿揚雄王褒其人然  
於政術寥寥焉彼豈亦求高其思於物情之表者耶今

搢紳大夫稱公卿之業則無如西京而其於文章亦不能無推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佞固為日待也因稍為論叙之云爾

凌玄旻赫䟽書序

王子曰蓋余嘗為吳興凌大夫叙書牘云居數歲而復為大夫孫玄旻序所謂赫䟽書者何以稱赫䟽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裏藥二枚赫䟽應劭釋曰薄小紙也玄旻之為書大者數百千言矣稱赫䟽示抑也夫何以再



為凌氏叙書牘也凌之先至玄旻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旻與大夫最著度玄旻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杼丹素細之不能訊暄涼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覲是以筆為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為口也故夫他文之為用方而書牘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

為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  
蓋玄旻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  
之赫蹠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  
誰為定予言者夫玄旻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  
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旻  
者何覲哉雖然子產蕞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視  
為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旻多賢豪長者  
游有所折行而事之者寧非書牘力也玄旻即不盡假

是以為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冥者要在是乎哉

檢齋遺稿序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喋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

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段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辨猶坐謫丞咸寧而亡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嚮慕公之風采若景

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  
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  
以寒死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  
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  
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曾未幾而天子大勦習政治  
者喆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  
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  
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龍之頷已

去其脩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  
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  
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為之用若所以死公  
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  
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  
遺事慨然而心痛奕奕韡韡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  
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  
奏疏公檄劄切中事機雖再遭貶隣鬼魅雜侏馼無幾

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  
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  
貞宦游楚公之孫某出其集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  
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壁邀致其家  
題畫鳩公為詩譏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  
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敘所以而因歎夫  
天之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古四大家摘言序

周衰天子之統散而列國經統散而諸子家言各持其  
彊以相角其民人日劄於干戚而為士者日折於觚舌  
然大要以顛析利害競長短於蠻觸而已獨莊周列禦  
寇者出而跳於一切之外莊生之為辭洸洋恣忽權譎  
萬變列氏時出入而稍加裁至漢而淮南子出其言不  
盡繇一人其所著載兼括道術事情最號總雜而文最  
雄乃左氏則采緝魯史而自屬以己法以為春秋翼蓋  
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又衰浸淫而為六代彼六代



者見以為舍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益就衰昌黎  
河東氏之所謂振起六代之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  
也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為舍  
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明興弘正間學士  
先生稍又變之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為溯流而獲  
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謂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  
羣志而一時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羣然  
而趣之其在嘉靖間而晉陵為尤甚閩人施君其來蒞

郡即出其手所纂莊列左氏淮南四家語之尤精者以屬諸生華露而梓之曰吾敢謂足以蔽先秦西京乎哉謂足以例也敢以是而廢宋乎哉欲習宋者知宋所繇來也夫習宋者以易而獵易思易而不得於旨極必厭名易而無當於實極必敗未有不自悔者也夫宋所繇來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遺法也則又曰夫習耳者其以左之誣莊列之誕淮南之駁譏余哉余非齷齪為理道設也其以余之刪而謂余割裂哉余不欲以其瑕受摘

也華生既梓而將施君之命而問叙於予夫施君惠政  
著晉陵不易屈指數竊以為無大是舉能使習宋者進  
而求之古晉陵學士大夫將尸而祝之矣

郭光祿南征實錄序

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天子北急敵士大夫飾而  
談敵南急倭士大夫飾而談倭唯上亦以其飾之也稍  
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稱將相者不  
比而暱則角而嫉暱則乘難而借行其愛嫉則乘難而

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望旦鑄而夕鑠而不自覺蓋是時吾友有郭君靜甫云君為御史而大司徒欲益三吳賦君爭之彊辨之疾以是忤旨出令閩中未幾召入郎都官部超拜駕部郎中方議大舉逐倭而司空趙某者故相嚴客自詭得上意奮身請受署為元帥馭其師報可相嚴迫欲就趙功而虞其弗支也以君數言兵事器之俾參佐其畫君日夜馳至軍鼓舞吏士前破倭焚殺大酋海等鹵獲以萬計捷上君僅用文吏格遷

佐光祿而軍中選愼陰請媾者挾倖覲有所乾沒者俱以不便君故交互為相嚴誣君陰私以見左而君事去矣相嚴既用言者謫君復用考功法覈罷未已而屬給事御史刺撫君罪亡所得然亦竟奪其職歸君歸絕口不復及南征事益蒔花木引泉構石斥買書籍以自娛蓋又十六年而余北上君手一編見屬曰子為我序之吾以紀南征始末耳固嚮者所絕口不談也問胡以今及也則自循其髮曰種種矣而豈以吾厭世棄耶光祿

一尚食臣御史小默能得之吾豈忍以七尺博五品浙  
之役聊以伸臣分耳今吾猥被上恩復故秩以寄息漁  
樵之上於願逾矣吾安用喋喋為第用兵國家大計陰  
媾者幾縱虎於藩落之內而授之噬乾沒者藉口貴近  
而齟任事之臣豪傑不遂解體耶且也天下知相嚴之  
器我而不究其後謂我為相嚴者相嚴知司空趙之外  
許我而不覩其衷謂我為司空趙者司空趙外許我戰  
而中實餒以我為形之者而交惡我抑何其自相蓋戾

也吾所以有茲錄者欲為異日東南大計地耳蓋余悚然而作曰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雖然君故言之哲矣請授簡

稿李往哲列傳序

今天下稱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唐居其乙顧嘉興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蠶桑組繡工作之技衣食海內弗盡而人物則自明興以及今嘉萬之際益彬彬矣乃至紀郡乘者多闕略弗備而會其郡人戚元佐

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禮之籍者數年而以尚壘大夫請  
急歸居閒無事乃益參考故家琬琰之籍暨耳目所見  
聞人別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樵李往哲列傳春秋書  
於越敗吳於檣李即此地也不及明以前者為遠故遠  
易誣也戚君意以其郡先達若程中丞之死義項襄毅  
潘司寇之勛勸鄭莊簡之政術呂文懿屠官諭之文學  
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往往齟齬而不得其要領鼎  
顯崇鉅之臣或相率阿私所好而其他飭廉敬循為吏



師帥直諫明職歸而食貧老死田畝者亡論其事何若  
語之人姓名人弗問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  
王仲宣為英雄記意欲以其時重於古襄陽之傳者舊  
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於天下戚君生攜李能  
使攜李之人重稱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攜李尤重不  
亦雄志跨昔哉戚君不獨核於事又能嫻脩於文辭爾  
雅鉅麗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叙戰國之策臣俠烈  
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之寥寥也班孟堅之紀

西京則子駿為多龍門蘭臺之客異時有紹明其業者  
於樵李亡勞筆削矣夫

潘潤夫家存稿序

蓋濟南有李于鱗云而于鱗所亟稱者非王生六七輩  
則其鄉人許殿卿潘潤夫龔克懋也殿卿故善王生而  
會于鱗沒王生自嶺右召過廣陵一日而識克懋若潤  
夫既以內悲夫逝者而又各自幸于鱗之所亟稱者身  
相及也居久之潤夫以其詩若干卷屬王生叙曰敢徼

靈於先友以不朽于下執事於乎不佞何言哉吾吳中  
盛文獻彬彬闡閫詩書矣然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  
而共為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語語月露一元白貴而  
人人長慶沿好成格沿格成俗而不可挽也乃潤夫稱  
為于鱗日相倡和然往往隨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  
標其致各騁於康莊之途而無犯輟以故讀潤夫詩者  
知為潤夫詩已為潤夫行詩者行潤夫詩已自是而濟  
南之詩無阿格也不亦善哉潤夫起家邑官數擢歷鄉

牧京兆以至貳轉運夫夫隆萬間循吏也豈其以是雕  
蟲沾沾且也目之曰家存稿而以屬王生叙亦豈刺促  
為名計識其善于鱗而不必傳于鱗以傳者以見志耳  
殿卿克懋各有集大旨亦類是

黃淳父集序

甲戌春二月余入領太僕過淳父是時淳父病矣而強  
起納拜曰夫余殆已矣敢以不朽累子尋嗚咽不能竟  
蓋又三月而淳父歿其息某以其所著集請曰先子志

也淳父自少為諸生即以古文辭著聲而其於諸生業亦不廢試凡數上輒報罷最後有所不得意遂謝諸生歸淳父既不襲儒衣冠又不具隱居衣冠即楚服而見達官長者自如也所為頌雅騷選賦誄之屬始務以精麗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變而趣澹辭雅調然其意不能無為工晚節益自喜為工語自淳父之工語出而諸郡中名能詩者爭傳寫之紙為貴嘉隆之際即東南諸詩人不能先淳父而指屈也淳父固絕口不及一第

顧其中不能無恨之意托沖舉黃白之術以少伸其志而行之輒不讐竟怏怏而死居恒計衣食不能卒歲而後先所蓄置古敷彛法書名畫即號好事家不能過也淳父負耿介有至性其他行甚多余不敘敘其詩曰士業以操觚無如吾吳者而其習沿江左靡靡或以為土風清淑而柔嘉辭亦因之北地武功諸君起中原自厲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盡釋其豪踈之氣吾吳有徐迪功者一遇之而交與之劑亦既彬彬矣而不幸以蚤歿

乃淳父能劑矣夫辭不必盡廢舊而能致新格不必步趨古而能無下因遇見象因意見法巧不累體豪不病韻乃可言劑也今吳下之士與中原交相詆吳習務輕俊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為豪亦不能以其麗而病淳父之細者淳父真能劑矣淳父之皇考曰五嶽公博雅知名士其所著書亦余序之五嶽公務博綜而淳父善專詣乃余於淳父言尤無間云

題雋序

自漢時學士大夫以經術行能相高不斷斷為瑣屑之學即嗇夫以利口斥焉然貳負見表於中山三觴流蹟於洛水則不克以臆對而述家所由興矣齊梁之君臣既務為組織雕績不能運獨至之意而一時風靡者大致有二應制則巧遲敗於拙速徵事則伸多勝於屈寡至博學宏詞之科設於唐而其用益迫矣故白氏賤之而其書曰白僕僕者役使之也一曰白襍若取以襍衣也然學士大夫往往起田舍遠於金匱石室之藏壯者役



於生而晚者窘於餘其力不能得之即得之矣而東西  
南北唯朝夕之是逐夫惠子之五車紛如而安能以充  
後乘也故夫善類書者猶之乎善貸殖者也當其寡以  
多之用也吾友鄭山人年三十餘即厭經生業棄之而  
杜門為古文辭吳中號闡聞詩書山人多所假貸分晷  
而受之輒成誦中年而其所為古文辭稱於中原趙康  
王聞而聘山人立談而賢之曰生非所謂行秘書也耶  
趣授傳舍美酒梁肉大飧已又曰生為我成一書其槩

若徐堅之初學記歐陽詢之甄文類聚已給筆札頗出其所藏書每奏一篇輒稱善而會山人以二府辟北游京師見少師華亭徐公而語之故徐公復大賢之曰此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謂山人採而唐以前母略略惜其遺也宋而後母廣廣惡其雜也寧裨而竒母史而庸寧卷而雅母儒而俚山人拜受教又二十年而書成名之曰類雋以所類靡匪雋者則康王久捐國矣徐公亦謝首揆歸其鄉而山人老開九袞然尚能不廢其

業一旦以屬余曰吾業謀於趙嗣王共剗刷矣吾子好為一家言以吾之不得當也雖然其謂我何余謝不敏則曰子書成而懈夫豪傑之士以無事殫力於學則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盡染指焉以立取而立應而無腐相如之毫也則亦唯子之功謂康王誠賢王矣劉孝標作類苑而梁武以人主之重不能見推詡顧集諸學士為華林要畧以高之康王不愛趙賢與書以共山人筆札而成山人名康王誠賢王也山人名若庸恒自號虛

舟以見寓云

戴金吾禦戎策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戴君伯常時以推擇為金吾緹騎長間過從談藝甚適已稍稍聞其直金吾獄而故相夏忤旨繫當死相嚴恨之甚以屬君俾甘心焉君謝勿應而大司馬聶貞襄公以平陽守事逮君師事之與談王氏良知之學其帥陸撼之君亦弗為動余雅以賢戴君而會余出憲青齊罷歸里再起藩臬始入領太僕別君

者二十年而君亦用勲婁遷大校遂擢裨其帥而且罷  
矣君業已六十餘然鬚髮澤面與促膝環堵談說天下  
事亶亶不倦已出一編書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君始  
為緹騎時中國即中敵凡再大入殺掠三輔吏民數十  
百萬以去而我曾不能獲偏師別酋之捷戰則餒而不  
能合守則分而無所不寡君條為十事擬上之其大指  
欲捐國家數年儲練精騎十萬內地為數十伏俟敵闌  
入誘而深之入伏因大創刈其衆而窮搗其王庭使魄

奪不再犯又敵所恃以彊者我降卒半之其人豈無父  
母廬產之念為重購懸募將其才者而農其孱者十年  
之後且欲盡化為良民以合於剖藩籬成大家之義無  
論諸儒生見而疑即老将亦掩耳避去以為言大非任  
而顧其中所以轉弱而為勁易勞以為佚衡主客變離  
合密節詳目之妙用獨君自言之而自信之以為必效  
也而聶公與相國徐公趙公亦後先能為知君以故君  
得稍遷而大帥陸陰恫喝君毋遽上書君亦念諸公非

能盡我即上書且以為希進而意津津殊不能已乃遍  
攷三代而至於明凡所以備邊故事得失長短每邊吏  
文武奏計上公車輒訪問叩赤白囊竟而後已而卒斷  
之如疏指所云而加悉凡四十卷余謂君書成而官以  
罷一旦縣官緩急借君以聞之外寄君尚能作伏波將  
軍據鞍矍鑠狀耶君謝有之然聞外不過一帥寄即斤  
斤責工吏民板築障堠間及從輕騎逐數級半資之賞  
我故有所不能也且以一聞帥縻我大司馬則不若采

吾書而委之大司馬庶幾膺懲薄伐之用哉而今單于  
方脩呼韓邪故事嚮化而稱外臣亦何所藉吾書為第  
聞之岐伯秦越人天下之言藥術者神焉而其所遺書  
簡奧而多秘非沈思者不足以得之令與李杲朱震二  
三子角術程驗不可同日語然為術者之習其書固易  
之而當於疾也今弁鷁業武事者人口韜畧手孫吳而  
不能一究之用藉令異日有以邊事棘而不弁髦吾言  
庶幾其尚足驗哉余固惜戴君之不遇而嘉其意之近



厚而有餘忠因為叙次其語

王少泉集序

楚於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於孔子之采至十二國  
之風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  
與推明其盛蓋逾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  
為之祖若孫者復以詩顯又幾千年而為明德靖之際  
王稚欽氏出而張廖諸公繼之自張公以氣雄而廖公  
以辭逞稚欽最號為高華然不能毋見才役而少泉王

公稍後出獨能折其衷公於意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於思之外於象非不能極不欲使其游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圓之辭不勝靡則為質以禦之蓋公之詩若文出而好馳騫者俱恍然而自失也余初為郎燕中與公從子故御史宗茂同年雅相好試余以公集讀之以為今即今人未有擬以為古即古所不之見問而後知為公公於詩若文不作貞元而後語然能脫摹擬洗蹊徑以超然於法之外不得以一家目之也公與稚

欽皆絲高第讀中秘書非久皆去為他官故無所染於  
習自致其境於古而公尤工行誼長節槩居官所蒞有  
聲跡然僅再命至僉臬而用公事罷余之見公集後二  
十年而宦游楚謁公里中公頽而長白皙飄鬚非復人  
間人也出具集加於昔者半而示余曰身隱矣而焉用  
文之雖然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子也其姑以識吾之所  
至而已夫不佞烏足以得公所至第覽之淵然色而誦  
之鏗然聲婉而章宏而典竒而弗棘庶幾風人古典之

遺乎夫張廖姑所弗論公蚤達類玉勒必簡然不為麗  
詞淫聲以祈主悅淪落不偶似正則子美然無怨咨感  
慨不平之氣以見時左而天子亦竟遂能知公使千載  
之後不為公廢卷而歎息也公楚之京山人名格字某  
少泉其別號最後天子詔用公以年至不之強進太僕  
少卿故子云然

青蘿館詩集序

子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為之敘

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敘而其略曰人言李何故相驩  
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  
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穀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貞也  
而又七載子與所為詩日益富將有所續而合而其自  
銓視于鱗則益苦顧意怛然必欲推不佞為之序夫不  
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佞言而少有當於  
作者以漸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固已肯伯玉之  
敘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為訑而坐受成也抑蘇

代有言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為名高敵者乃相媾而為名高者也夫以伯玉敘而疑余以余序而疑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為藝死衷庶幾余自信云爾記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即有搆而亡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厯弗出也出而亡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

之或訾笑之而子與囂囂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  
則子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生平詩今銓者僅十五  
之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  
見于鱗前而膾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憶之子與削  
而亡所恠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而稱自信哉伯玉  
又並謂孝廟時有李何而副以徐昌穀謂子與繼之若  
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曰大而未化而操觚之士詎  
今為昌穀扼腕者胡以未化耶愚則謂昌穀之所不足

者大也非化也昌穀其夷惠乎偏至而之化者也若子  
與之於古近體庀材宏矣養氣完矣意象合矣聲實衡  
矣庶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子與甫六十自是而往皆化日之日也將化境之境  
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 瑱

謄錄監生<sub>臣</sub>黃承澄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  
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套大帥諳達之諸孫巴罕爾濟

者闕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  
大帥以虜濟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闕下遠藩受吏受封  
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官保四命而  
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  
蟒繡裘蹄輒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  
臣告廟飲至以風四裔梯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  
王公獨受上賞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  
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

九列以道家子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  
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  
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敵能收功於易而不  
知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當禹濟之始入塞  
也邊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於國輕重而公獨亟為上  
言此竒貨可居諳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逆  
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  
命其次諳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諳達老且死而杭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者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杭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敵之父子以及他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敵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為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洶洶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敵情下有不可

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敵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廷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霽溫禹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塵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敵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于敵至於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

鷹懲之具靡不備使敵曉然知歎我之利而犯我之害  
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  
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霽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  
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  
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  
馬敵空羣而歸我苑囿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  
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  
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

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羗寇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者哉夫晉最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瓜行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舉鄭之歌鐘鐸磬女樂之半以酌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



之屬而為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  
其與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章給事詩集序

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得  
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自喜  
少陵之言宏竒而饒境左司之言幽沖而偏造香山之  
言淺率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頤頽以高下為境  
然要自心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而十已得其

八九矣後之人好剽寫餘似以苟獵一時之好思踏而格雜無取於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當余成進士時與同舍郎李伯承為詩頗有聲而章君景南為行人出從一蒼頭羸馬敝衣驟而見之不知其為官人與之語亦不知其能詩者間一過從章君陋巷席靡香一縷出其覩而始知有君煇若匡坐徵其詩數篇相與吟咀恍然而若置身於陶韋之間而厭吾曹之工於藻也已稍與深語則無

非詩也者徐而察其眉宇則亦無非詩也者然章君既用郎高第補給事時上諱言立太子而君首上章立太子忤旨幾中竒禍少解引疾歸臥金華山中予既驟得君而驟失之日夕復望其起而報君逝矣君之卒其鄉之搢紳先生惜其人相與請而祠之學宮惜其詩相與梓而行之世又二十年而其子某屬余叙而余始盡讀之然後知君之詩非君之詩而陶與韋之詩也有所取至於篇則無問句有所取至於句則無問韻意出於有

而入於無景在濃淡之表而格在離合之際其所以合於陶與韋者雖君之苦心君亦自不得而知也陶韋之言瀟灑物外若與世事夤相左者然陶之壯志不能讐發之於詠荆軻韋之壯跡不能掩紀之於逢楊開府彼雖僅有以自見要之皆非其得已者而君之壯獨能用之於立太子䟽天下不以空言少君則尤可重也余故備著之欲使後世知有能以心之聲而為詩者韋君其人哉韋君其人哉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鄖中而  
曰子其為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繇令高第  
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必驚其  
坐人而自是出按鹺河中移疾歸超為廷尉丞出牧方  
州僉臬事進為副再躡再起入佐太僕復佐廷尉以至  
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十年所經繇秦  
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里其旅予旅奪軒

輕牢騷徧塞異態公時得之以益吾變江山之詭特險  
絕土風物候之羯羶柴虎莫可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  
吾奇而中不汨凡公之詩遇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  
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彥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為屈有  
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無促節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聲  
然宮有適而商隨之其燦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  
而象發之夫是以和平與鴻爽雖相為用而恒為主  
說詩者謂公五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

也七言有唐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  
言要皆有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  
得公之似而已公之所繇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  
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既不盡得於遇  
而天下事又間有蒿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為風公今益  
貴用事聖主詰相喜起之聲雖離如矣清廟之瑟朱絃  
而疏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非公其誰哉夫歌咏  
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

少保兩川葛翁行歷圖像序

世貞守尚書郎時而葛翁僅五十以少宰遷南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鬢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沉中外自以為若異世人而葛翁謝宗伯歸天下雖欲伸翁之志而占其治於進不得已而強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寇以至御史大夫蓋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僚為翁之孫昕因以獲侍翁翁之長臺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即無論翁雖世貞亦髮



鬢髮白然而天下諱翁之老而豔其壯翁深沈寡言笑  
第其出入人俱已目屬之藉以為喬嶽巨湏能柱兩儀  
而育萬彙雨澤之所敷翁而翁顧遜不自居數上書乞  
骸骨人主強挽而褒嘉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翁之像  
凡若干冊以示世貞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聽  
邑賦頌者此郎建禮署而視草者此領璽書檄樸多士  
者此問如而旬宣者此侃如而臬者此以中丞開府者  
此佐統均者此洽神人於南者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

賦歸田者比司邦禁者比握中執法者凡翁後先垂二十政而其貌亦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其服自青衿而有冠服由黃墨銀青以至金紫其髮亦自綠而黑而頽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為少宰時與中執法二像耳太僕亟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敬君延壽外母如韓幹周昉幹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其情性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驟而示之而不能指其為何如人也若乃誦退食之委蛇則能狀其優

游而自得風赤烏之几几則能狀其處變而不失常覽  
雖雖肅肅之章則能狀其葆和而履敬歌赫喧瑟僖之  
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之外與百祀之後  
啟其編而想見其人與其狀貌猶躍然也何可以無子  
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太僕子貌子之大父而已乎  
而予言何藉哉即不以予言何藉葛翁之自稚而壯而  
強而漸以老也其髮之綠而黑而頽而白也是幻貌也  
服之有青衿而冠服也其黃墨也銀青也今之為金紫

也是幻飾也其瑩若冰玉純若金勁若鐵而蔚若松柏者固七十年一日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稱於詩書者哉蓋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明年葛翁以滿六載當進秩逡巡不上計婁乞骸骨天子難翁之去而重違其請特拜太子少保馳驛歸而至輿廩之續其在六卿者廢於翁登第之歲凡四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屬事省簡乃追次其語以貽太僕為翁贈雖然翁杜機矣而且進於道

毋所事余言矣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教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詠歌敘述之類而尤未嫌於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游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況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

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  
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與我於  
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  
寧啻千百千萬也夫壁之不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  
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構古今  
名雋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  
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於  
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其

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叢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而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人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悅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竒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闕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任宦躋躅於燕齊晉楚吳越

聞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崇嶺兩  
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三雖謬稱  
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  
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  
因悉舉而歸之而叙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  
事游矣得其所謂穹如者奧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  
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而空之則所謂穹如奧  
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



復何君君其首肯余否

吳汝義詩小引

休寧吳子行欲行其先人汝義之詩而介余友俞仲蔚來問序不佞嘗讀徐吏部學謨著汝義事狀謂以俠烈賈隱江淮間所為詩跌宕雄起有風人之致今其存者僅百餘章耳汝義雖好以吟咏自適往往多厭棄不復遺稿得年僅三十四以歿而是時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數百里而乞徐君狀又能竭其菟括

句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蓋二十年而得所謂百餘章者  
賦詩豈必多即少陵氏亦云爾知言哉夫汝義之於詩  
自適其情而不必於托其名故其稿多棄去子行之不  
忍泯泯其父其計窮而莫之挽乃欲以其所厭而不欲  
得之名以聊寓吾無盡之思其昭曠純至交伸於父子  
之間者可想也昔晉人致慨藍田之晚譽而云人不可  
以無年右軍位遇不勝藍田乃又云人不可以無子今  
以汝義之才而所造僅爾固其年限之若子行之不忍

泯泯而必為之傳則庶幾足稱子矣不佞故不辭而為之引

永慕堂詩叙

何子佐崑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如一日也以不穀之無能為役也廼張令氏辱表之墓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諸薦紳又辱為堂之詩吾子其辱叙焉死骨且不朽王子動容有問曰子之堂之顏也何居曰

永慕王子作而曰旨哉乎顏之也子之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不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檀弓傳子張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跂也然後矍然知舜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矍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  
祥而廓然則是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  
為之伸者也伯魚之久於哭母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  
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  
伯魚者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  
禮卒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  
以何子之善用其永語者孔子之稱舜曰舜其大孝也  
歟既而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曲其

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徂公若而已耳則且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崑猶蒲矣其名位固未涯其樹德而顯融其親者尤未涯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涔淫下矣已舌啞口噤而不得竟何者王子之邁竒也何子名渭會昌人處士君諱正緒饒隱德鄉人尊而不名曰少巖先生

兩朝錫命卷序

國家褒隆中外大小之臣自黃綬而上得以其最封父如其官見考功令云而黃綬其在內獨御史其在外為邑令皆不易封御史多以使事不及考遷或用言左去輒罷而邑令非臺使者薦至再輒以不及格報罷其薦而至再則又以驟遷不及考罷為縣令封而名為御史最則又以同品罷而獨德興舒公始舉進士拜錢塘令有聲天子方脩廟恩推嘉勤事者公父故平庵翁獲贈如公官久之公繇比部郎改御史按楚而今天子復脩

廟恩平庵翁復進贈御史搢紳大夫交豔言舒公能兩  
致所難於父而公故邑邑不自得也以間謂楚廉訪世  
貞曰天乎不穀之生也晚而共養之日則既寡也又不  
獲以一命奉章服吾父身而虛稱之胡益也且也吾父  
歿而能使難者易當其生而不能使易者易蓋正德嘉  
靖間名善學政者無如李空同先生邵康僖公見以為  
寡許可而獨國士吾父也青衿譽髦握管而驚於大江  
之西亦疇居吾父右者而當試輒不利其數試而數不



利也最後以目眇去諸生去諸生之後而目一旦霍然復乃慷慨歎曰夫造物者巧與余左而余又何言哉行求爽闡地得東山之麓軒焉其陽為林林之表為川川出軒之背而縈之一峰卓立天表吾父曰是可以老矣矣田而秫沼而魚吾父曰是可以客矣為謠詩用故程夫子韻而和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吾父截取以自吟媮適也吾父所為孝友事於家甚篤至然不能越鄉而見其名所為敦睦脩誼事於鄉不可指數然不能越國而見

其名者抑何難也夫不穀待罪邑令臺史一徙秩天子  
不以奉職無狀而棄之五年之間而再被恩以及吾父  
以夫人之所難而不穀之所易吾父困諸生久不能得  
一第以死夫人之所易而吾父之所難不穀蓋至於今  
怛怛惓惓也世貞稍前說曰此乃所以為公慰也蓋孔  
子於周公亟稱達孝焉而其所謂孝者追祀先公以殊  
禮而所謂達者推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致隆而已非  
必能起九京之骨而盡肉之而衣冠之也平庵公拮据

詩書之業非不久蓋數薦而數北如語所稱白首若新其所為德於室者母能名之鄉德於鄉者母能名之國天子秉沕穆於公卿之上寧復知有平庵翁而制詞所稱澡身勵行睦族敦倫若親及翁之生存而跡其事者豈不以舒公之勤勞王家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舒翁有子舒公有父翁雖沒自是不朽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夫尊親者豈必其身親見之也舒公色小解顧謂世貞具有以張大天子之寵靈退而從吳人之能詩

歌者歌之而叙其首

馮母張太夫人節壽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實手之曰而殉我身乎母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父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孜僅三齡而其子敏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

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某獨存老而甘大夫之養忘乎寡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珥體不識縷帛三十年如一日也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有詔旌天下之嫻而節烈者大夫上書

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  
大夫繇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  
貴而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喪大夫謀所以觴太夫  
人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  
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從  
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釀即  
以釀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幸而有  
成立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何以

報我則又曰母以我為也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精白一心而事之母使若愧於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母使我憾於為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風如王某輩者合詩以頌而屬世貞使序其事以竢太師

又

隆慶之二年大宗伯言進士臣致言臣故父棄諸孤母

張年二十九臣孜僅三歲弟敏未離母腹臣祖父母在  
扶侍間臣母張飲血自矢以存者故不即從地下會臣  
祖父亦見背獨祖母在家事旁落內乏強近之戚母張  
拮据晝夜食力致養以餘功授臣孜強學獲從諸生奉  
大對臣敏亦竊衣冠侍祖母今八十餘臣母張行六十  
於格應旌臣孜昧死請詔曰下御史御史下郡縣覈如  
狀上大宗伯言進士臣孜母張握節報夫有栢舟髡髻  
之介備志奉姑有禮脩引慝之孝濟義導子有益氏遷



里之訓張於婦德三形志不五毀代夫有終宜特旌其門以示永永詔曰可下御史有司致棹楔如故事母張為節婦其明年進士為太倉守母張以節婦為太宜人太倉之大夫士咸宜太倉守仁然不以歸守而以歸太宜人壽之詩人或謂世貞即大夫士仁太宜人胡詩也曰子為詩也獨不覩夫周南乎治至於周南而極矣然而首女德者何也男化易而女化難也然則胡壽也曰子為詩也又獨不覩夫魯頌之閔宮乎魯之美僖公也

曰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母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蓋士之愛齊其家也甚於國是故  
迫欲得太宜人風也其愛太倉守之心也甚於太倉守  
身是故迫欲壽太宜人也自今而始願太宜人食並進  
使吾州得長有守而事之後之歌吳趨者庶幾不忝於  
江沱汝漢哉則太宜人果仁於守矣

寓目松楸卷序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罽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

則為之咨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子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葬而不能舍攀柏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大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因境而生者以間發者也發而即止者也托境而篤者猶有待也有待則猶有間也孟氏得其旨推以為終身之慕始謂之大孝而歸之舜彼其賓四門納大麓以與堯共天下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養瞽瞍歿而被衿輯瑞律度量衡時巡受計以理堯所遺之天下又安能旦

且而脩庶人之灑掃於墓孟氏獨探其心而知其慕曰  
舜固不以彼易此也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  
而忘天下欣然終其身而樂則必有戚然終其身而慕  
者存也今乃得之司理龍君龍君之言曰不穀甫六歲  
知書時吾父以德稱鄉長者而吾母佐之不穀出而肅  
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庭也入而閤然未嘗不身教我於  
室也吾二人夫豈唯鞠育我實成我以至今日而不逮  
養矣不穀又不能自固束於人主之制以有茲一官而

棄我丘壠唯是一松一楸不穀手所樹而沃者也不穀則安敢忘日不穀之成進士也以故事從諸君游諸君游而樂所謂曲江之杏者而不穀見以為松楸而泫然也謁選得受計大郡諸折柳而餞者吾且以為松楸乎彼見以為黠然別也大郡之棠獲憩而聽雨造者不穀愀然而避案若以為下邑之松楸也不穀則安敢忘人或謂龍君君有異政不日且入臺入臺而棲烏之柏亦且以松楸目乎而遂無致身意也自是益貴而三之槐

九之棘而龍君亦竟遂松楸而遽已乎夫君與親一也夫龍君亦安能終為親而後其君於是為龍君之門人殷都張文柱者若干人儼然而造王子曰吾日侍龍君語語未嘗不及松楸也以所見無非松楸也者昔人有不忍劬勞之一言至授詩而廢蓼莪龍君乃一日而不忍忘松楸也不忍聞之與不忍忘異乎乃所以致其哀一也王子於是推孟氏大孝之指以贈君而且語君曰龍君信以松楸而遽已耶且也人固梗楠豫章君矣

吳氏紀哀序

嘉靖癸丑夏中書舍人國倫上言先臣棄臣諸生時不幸母兄先後物故屬諸生方食貧行能謏薄旬貸亡所至不克備士禮以葬每一念及怛若縷割今幸蒙陛下擢臣典內制日食大官餼醞竊自愧奉職亡狀未敢以私請臣復有妻之喪荼於心志顛瞽謬曷任大寄願得請急理先臣及母兄墓併以妻骨歸祔臣死且不泯天子矜憐近臣俾輟直為日以往於是舍人則走諸賢

大夫及與舍人厚者得狀志銘誄辭若干篇名曰吳氏  
紀哀而屬世貞序之舍人楚人也甚矣楚人之善哀也  
蓋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  
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搔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傳聲而  
成色其交於耳目者一切舉而歸之於哀竟以有湛湘  
之役其門人宋玉唐勒輩又相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  
托始於九辨而放乎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来天下固  
以善哀歸楚而舍人誠善哀然主上方從公車拔舍人



有辭命之寄其官視左徒而非有媚讒之士若子蘭者為之內蠹奈何媿媿訾訾不自媮而駕於長歌之哭哉舍人則不謂然以為上哀其風木而下哀其虞虜其出於天人之合而屬於衷者固非若屈氏之僅托於君臣用舍之際也吾茲無以解舍人哀第以舍人哀無益於逝者而有可以伸逝者則莫若精白一志以媚天子篤學砥行內成其身異時上德若貽恩綸於泉夜使逝者有聞於世世不亦休哉若夫楚人之哀而已也舍人固

楚人吾不欲舍人為楚人哀也

歎逝錄序

昔劉彥度少有才秀與族兄士光齊好人謂彥度矯矯  
出塵若雲中白鶴後寢疾士光之舍竭志營療莫救而  
卒士光痛之作賦數百千言至感神人為破生死夫敦  
睦則踈者為親久要則生者不愧況乎情出同根恩深  
孔孺友于之戚師資是兼若凌玄旻之哀玄雨者哉蓋  
凌世世受文至玄旻兄弟益茂矣玄雨志不滿萬古而

僅止弱冠材足空千里而但表汗血芥拾朱紫而矜不能離青汗染竹素而名不能出閨比表著雖少踰視王寂而猶天庭玉推柯凌德幾乎中謝國香萋蔓吳材為之少屈此多士所以纏悲而難兄尤為隕血也然而陽碑陰碣齊年谷陵楚些吳歛等響金石法言存於家塾遺文措之藝林千百世而後知有才而殤若季者友而賢若伯者埋玉塵於便房空聞長慟撫金徽於靈几尚愧無文嗟來玄雨可以瞑矣彼美存者上慎旃哉是為

序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